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郑证因卷

龙凤双侠

郑证因◎著

钱塘双剑
一字剑
万山王
幽魂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郑证因卷



龙凤双侠

郑证因 著

钱塘双剑
一字剑
万山王
幽魂谷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凤双侠 / 郑证因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郑证因卷)

ISBN 978 - 7 - 5034 - 8601 - 2

I. ①龙… II. ①郑…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4806 号

点 校: 清寒树 赵艳春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5.25 字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郑证因论^①

张赣生

在民国武侠小说北派四大家中，郑证因代表着技击武侠小说一派。

郑证因（1900—1960），原名郑汝霈，世居天津西沽（北运河与子牙河交汇处）。传说他的祖辈以经营木材为业，颇称殷富。全族分东、西、南、北四大院，郑证因属西院一支第十六代。清代后期，战乱频繁，郑氏家庭日渐衰败，到郑证因幼年，已靠借贷度日。以上传说“经营木材”云云，不尽可信，天津木材业兴起于清末，郑氏家族之兴旺当另有缘故。

郑证因一生大多在贫困中挣扎，幼年也曾读过四书五经，旁及诗词曲赋；二十岁左右曾教过塾馆；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前开始为报刊投稿，得与担任编辑之宫竹心（白羽）相识。白羽在《话柄》中说：“《十二金钱镖》初写时，我不懂武术，邀友人证因帮忙。”他在《十二金钱镖》初版《后记》中又说：“旧雨郑证因，通武术，工文章，时共商榷，承其指正，于此谢之。”这是1938年的事，既称“旧雨”，自非新交，从白羽自传所述办报经历推测，郑证因与白羽的相识大约在1932至1934年间，可惜我未能查到郑氏那时发表的作品。

郑证因与白羽的合作，对郑氏一生的事业有重要意义。1937年冬，白羽由霸县返回天津，为了生活，他一面着手写《十二金钱镖》，一面

^① 节选自张赣生著《民国通俗小说论稿》。

筹办正华学校（小学），当时曾在新闻界工作过的郑证因也正生活无着落，两个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便走到一起了。白羽邀郑氏代他撰写《十二金钱镖》初稿，他则为郑氏校改《武林侠踪》。此书出版后，郑证因始初露锋芒，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

郑证因代白羽撰《十二金钱镖》，只写到第二章的前半部分，就“另有办法”，与白羽分手，去经营别的“生意”，不久经营失败，1939年复应白羽之邀，协助经办正华出版部。大约在1940年左右，郑证因迁居北京和平门外，过着清贫的笔耕生涯，在此后十年间，他写出了《鹰爪王》《女侠燕凌云》等一百多部作品，一跃成为北派武侠小说四大作家之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郑证因在北京的通俗读物出版社做校对工作，1957年反右斗争时受波及，后被调至保定，在河北省文化艺术学院图书馆工作，于1960年病逝。郑证因无子女，1945年7月丧偶，后半生独身生活，病故后其侄郑华增由北京赴保定办理丧事，所遗除日常用品外，别无他物。

关于郑证因何时开始武侠小说创作，因为迄今未找到实据，不能确知其起始年代和最初作品。叶洪生在他批校编定的《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中，根据作品的艺术水平推测《女侠黑龙姑》是郑氏初期之作，实则此书于1942年始连载于《新天津画报》，其时正当郑氏的代表作《鹰爪王》在《369画报》连载，名噪一时。或许郑氏因集中精力撰著《鹰爪王》，而对《女侠黑龙姑》不暇推敲，草草交差，也是情理中事。总之在未见实据之时，尚不能断定。从白羽所说“旧雨郑证因，通武术，工文章”和《十二金钱镖》初版首二章的实际情况来看，郑证因当时已较熟练地掌握了武侠小说的写作技巧，不能说是初学乍练的新手；但是，郑氏流传于世的作品，都产生于1938年以后，这些作品中最早问世的是《武林侠踪》，在《十二金钱镖》卷一初版所附预告中说：“《武林侠踪》，郑证因作，白羽校读，已编成三卷。书叙武当剑侠铁伞先生一生游侠故事，夹叙江湖一切黑暗无法之组织，生面别开，出人意表。全书百万言。”实则此书合《武林侠踪》《铁伞先生》《云中雁》三部总计，也只约为预告字数的一半左右，可见预告时此书尚在写

作中，这似乎也意味着郑氏的事业实际是以1938年为起点，前此大抵属于摸索、尝试阶段，而他以技击武侠自树一帜，则是在1941年《鹰爪王》问世之时。

《鹰爪王》可称为集郑氏小说特色之大成的代表作。其中最主要的一点特色便是对中国武术的专注。中国武侠小说作家中真正通晓武者并不多，称得起是武术家的只有平江不肖生向恺然，但向氏醉心于传闻轶事，未将描写武术作为艺术创作的重点。并且，向氏作为武术家，他重视的乃是武术之实用价值，没有着意去寻找武术在武侠小说艺术中之恰当作用。到郑氏方将粗犷的豪气、多彩的武术和惊险的情节融为一体，构成了技击武侠小说的完善形态。

中国人把搏斗作为一种技术，加以规范化的训练，已有久远的历史。且不说先秦，《汉书·艺文志》所载《剑道》三十八篇和《手搏》六篇距今也有两千年，当时已明确称之为“兵技巧”，并曰：“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至南朝刘宋时，已有“武术”之称。中国的武术不仅是古代实用的战斗技术，它早已在舞蹈化，在转化为人们的审美对象，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公孙大娘的舞剑器，都是著名的例子。由此更演化出武术中半真半假、无实用价值的“花拳绣腿”一派，甚至动作的名称都被诗意化，如“燕子穿云”、“蜻蜓点水”、“白鹤亮翅”、“丹凤朝阳”等，这些名称在读者心目中唤起的是一种诗化的意境，绝非简单的比拟；所以，中国武术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特别是形诸文字比目睹形象更能引起丰富的联想。郑证因的成功就在于充分发挥了这方面的艺术魅力。

郑证因也把笔触伸向社会生活，但他不像白羽那样广泛地涉及人情世态，而是集中展示了帮会的内幕，这恐怕与他本人的经历有密切关系。郑氏世居的西沽一带，紧傍北运河与子牙河，是南方漕运入京的必经码头。在清末时，这一带是斗店（粮商）聚集地之一，也是“脚行”、“混混儿”出没的地区之一。天津的黑社会势力，最初就是由“混混儿”和“脚行”把持。“混混儿”又称“锅伙儿”，最初是渔霸，后又把持搬运业，成为“脚行”把头，也有些摇身一变为官府差役。这些人横行霸道，逞强一方，故此天津人又称之为“杂霸地”。到了二

十世纪初，河道漕运停废，水手们登岸加入脚行的队伍，又把原在船工中传布的“青帮”组织扩大到其他行业，更增强了天津黑社会组织的气焰。郑氏世居于这样一个地区，对于黑社会有较深的了解，所以在他的笔下能把黑社会的阴惨刻毒以及神秘的礼仪一一描绘出来。

就文字风格来看，郑证因既不同于还珠楼主，也不同于白羽，郑氏没有还珠与白羽的那种文采，他的文字不大考究。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基本原因：一是郑氏受评书的影响很深，二是他用天津的土语来写作。

至于郑证因的直书天津方言，外地的读者或许不易察觉，只是读起来感到拗口，感到文字不顺畅，举个例子，在郑氏的某些作品中常能发现“这个难子”一语，使现今的校点者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是什么意思，不明白是对是错和错在哪里。其实这个错却是由天津方音造成的，郑氏迁居北京后，有些作品是由他口述、别人笔录，天津方音把案件之“案”读作“难”的去声，听来是灾难的“难”，于是“这个案子”便写成了“这个难子”，今天的校点者再把“难”读为艰难之“难”，就益发弄不明白了。我曾和几位编辑说起此中缘故，都不禁哑然失笑。而这个错误从记录稿到刊于报纸杂志，再进而印成单行本，竟一错再错，始终未加改正。可见郑氏不但未审阅记录稿，且刊出后也未再看，他对写作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总之，无论有何种原因，郑氏对文章的不考究是事实。只是由于他善于描写武术，很能驾驭情节的起伏变化，又有一种粗犷的气势，足以吸引读者，才使他卓然成家，独树一帜，与还珠楼主、白羽同享盛名。

郑证因一生写了一百多部武侠小说，《鹰爪王》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天南逸叟》—《黑凤凰》—《淮上风云》—《离魂子母圈》—《女屠户》—《回头崖》—《续鹰爪王》（为《鹰爪王》后传）、《闽江风云》《巴山剑客》—《金刀访双煞》《铁拂尘》—《铁笔峰》—《大侠铁琵琶》—《边荒异叟》—《青狼谷》《七剑下辽东》（原名《一字乾坤剑》）、《丐侠》《女侠黑龙姑》（即《矿山喋血》）、《牧野英雄》—《龙江奇女》—《白山双侠》—《凤城怪客》《贞娘屠虎记》《昆仑剑》诸书，其中某些人物、情节，或多或少与《鹰爪王》有点关系。此外，《武林侠踪》—《铁伞先生》—《云中雁》三部曲也很有

名。《女侠燕凌云》《边城侠侣》《五凤朝阳刀》等也写得颇有特色，或写江浙船帮，或写关东牧场，都颇有气势。除以上所说之外，尚有《黄衫客》（即《终南四侠》）—《峨眉双剑》《风尘三杰》（即《荒山侠踪》）、《大漠惊鸿》《绿野恩仇》《子母金梭》《龙虎斗三湘》—《南荒剑侠》《五英双艳》—《龙虎风云》《铁狮王》—《铁狮镖》—《铁狮旗》—《野人山》《剑门侠女》《乌龙山》—《火焚少林寺》《双凤歼仇》《嵩岭双侠》《金梭吕云娘》—《雪山四侠》—《铁铃叟》《边塞双侠》—《天山四义》《龙凤双侠》—《一字剑》—《万山王》—《幽魂谷》《钱塘双剑》《弧形剑》《蓉城三老》《铁燕金蓑》《铁马庄》《燕尾镖》《苗山血泪》《风雪中人》《岷江侠女》《尼山劫》《柳青青》《太白奇女》—《秦岭风云》—《小天台》—《铁指翁》—《黑妖狐》《塞外惊鸿》《孤雏歼虎》《戈壁双姝》《霜天雁影》《鹤顶春回》《火中莲》。他的《琅琊岛》写海边渔民反霸故事，在他的作品中属于较平庸的一种。

以上所列作品，如《天南逸叟》《淮上风云》《闽江风云》《巴山剑客》等，故事或人物多半与《鹰爪王》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作用。如姚民哀当年所提出的，几十部作品形似连环套，大环上套着许多小环，小环间又相互勾连，这部作品总留一点未了之事给那部作品，那部作品的故事来龙去脉又会牵涉许多别的作品，相互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读者看过一种便想再看看别种。同时，读者看过一两种后，对情节人物有一定的了解，再看别种便很容易被吸引，对故事和人物的背景较熟悉，便能从一开头就顺利地读进去。乍看去各自独立成篇，实则是藕断丝连。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的一些作品也有此种情况，但由于郑证因作品的种数最多，所以在这方面更显得错综复杂，上列书名间用连接号标示的作品，即是此类，真是把姚民哀设计的“连环格”小说艺术结构的魅力发挥得十分精彩。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郑证因的作品种数虽远远超出别的作家，但总字数却少于还珠楼主。郑氏有不少作品都是六七万字的中篇，除《鹰爪王》之外，鲜见鸿篇巨构，合三四十种，其字数也仅相当于一部《蜀山剑侠传》，可是郑证因的这种做法也自有其长处。还珠楼主的长

篇巨作，气势奔放，一泻千里，但若无较充裕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便不畅快。郑证因的中篇不过薄薄一册，每一册都有相对的完整性，够得上“一卖”，略有空闲便能翻阅一遍，也自有方便读者处。这或许并非郑氏原意，而是出自书贾生意眼的要求，篇幅少，定价低，有利于多销。姚民哀也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

郑证因还写过侦探小说，但郑氏的那种说书人的传统表现方式不适于表现严密的推理，他的尝试失败了。他也写过社会小说，同样由于他的文风的局限性而未能引起读者的重视。

目 录

郑证因论	张赣生	1
------------	-----	---

龙凤双侠

第一回 寒夜篝灯孤孀述往事	3
第二回 母亡家破孝子访仇踪	19
第三回 雪夜探庄挥拳悲铍羽	42
第四回 师门惜别仗剑再寻仇	60
第五回 孽缘前定栖凤恋游龙	77
第六回 恩爱冤家深宵覘盗迹	95

钱塘双剑

第一回 孽重情深庙堂盟誓愿	115
第二回 乔装缉盗捕头试身手	129
第三回 宿恨难消权充座上客	145
第四回 威胁利诱软语锁金龙	160
第五回 磨折重重图谋生阻难	177

一字剑

第一回	深宵蹑踪挥剑再寻仇	195
第二回	庆寿筵开娇花逢暴雨	212
第三回	玉带桥畔双龙困强徒	228
第四回	午夜灯昏诛仇挥慧剑	243
第五回	佛门普度禅语解冤愆	259

万山王

第一回	仗义应援莽苍聚侠剑	275
第二回	金沙谷内初会万山王	291
第三回	婆心苦口难度恶根人	310
第四回	利剑轻挥一阵胜三雄	322

幽魂谷

第一回	冤家对面力战万山王	335
第二回	伺隙偷袭两徒遭掳劫	351
第三回	午夜搜山侠尼遇奇士	367
第四回	魔消难满龙凤证良缘	380

龙凤双侠

第一回

寒夜篝灯孤孀述往事

在钱塘江畔地名老竹坡，这是一个小的村落，百十户人家，倒很富庶。因为这全村的居民，不是养着船，就是有稻田去耕种。这种乐天知命的生活，倒成了一个安乐之乡。不管年成怎样，家家积有余粮，全是那么很快乐地生活下去。

这全村中只有靠南首一个人家，个别的显凄凉穷困。一段小小的院落，五间茅草的房子，里面住着只有母子二人，看他这家中的情形，完全从近些年来才渐渐衰败的。这家人的顶门立户的男人，已经没有了，只剩了孤儿寡母。街邻们全招呼这女的叫石大娘，年纪不过四十余岁，可是形容憔悴，鬓旁已经夹杂了好些白发。可见她终日在忧闷苦懊中过活着，把这岁月消磨着，她老的更显快了。

这孤儿年已十四岁，名叫容儿。天性颇为聪颖，只是体力单薄，也就是因为他从襁褓中，已经遭到家庭的丧乱，把个可怜的母亲，陷入愁云惨淡中，强自支持门户，过着清苦的生活。这容儿正在发育之时，得不到丰衣足食，体力受着摧残。更因为他天性聪明，所以知识也开化的早，一过十岁，渐渐地懂得人情世事，看到母亲整天地指着十指做些针线来将就着过活，愁眉深锁，不时地坐在屋中哭泣。每逢自己从外面回来，母亲竟赶紧拾泪强自展颜。这容儿年岁虽小，可看出娘的心太苦了，总不愿意以悲愁苦懊的脸色叫自己看见，可是她那心中定有一件不愿意说出来的痛苦。

容儿有时问道：“娘，为什么总这么悲伤？这样长了，岂不有伤身

体？咱们家中虽是贫寒，娘你熬着我长大了，不就好了么？”

这位石大娘听到容儿这么劝，脸上作着苦笑，把容儿搂在怀中凄然说道：“我没有什么愁烦的事，你不要疑心，娘没有什么说不出的事。你只要好好地听说，在学房里用心念书，出去拾柴不要淘气，我一切愁苦的事全可以忘了。你放心，我不会病，我不会死，我为我的容儿活着，我要巴结你长大成人，在老竹坡也像别人家一样丰衣足食，叫你成家立业，我们姓石的在老竹坡不至于绝了这一户，娘就不白受苦了。”

说到这儿，容儿忽然想起一件事，扬着脸向母亲问道：“娘，我真不明白咱这老竹坡只有一百余户人家，怎么只有咱家中一亩地没有，一只船没有，我爹爹他是什么时候死的？这里别人家清明寒食全带着一家人到他们坟上烧钱化纸，怎么娘从来没有带我去给我爹爹上坟呢？”

石大娘被儿子这一问，现在也忍不住了，泪如雨下，竟自哭声说道：“好孩子！你不要问了，这些提起来，娘的心可碎了，你年岁还小，你爹爹的尸骨，葬埋何处，现在不能告诉你，你要是娘的好儿子，从此不要问这些事。等你长到十六岁，我把你爹爹死去的情形，以及我家中落到这个地步是谁害的，我定要完全告诉你。我每日给观世音菩萨叩头，我就是求佛菩萨保佑着，叫我能多活几年，能够看着你长大成人，我更求佛菩萨保佑着我们容儿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壮起来，能够替我家顶门立户，接续香烟，那我也就一切事全可以放开了。”

这一番话，说的不明不白，容儿也哭着说道：“娘，这是为什么？我父亲难道身死不明么？母亲你要不告诉我，我可就不听你的话了。”

石大娘叹息一声道：“我知道你是孝子，不会那样做。从今日起，在佛菩萨面前，你每天叩头求保佑身体强壮，快地长大了，我好把一切事完全说与你。现在你要紧自追问，我也就不管你了，我只有投江一死，免得害了你。”

容儿虽说是聪明，究竟是年纪还小，母子是相依为命，他哪敢惹母亲着急，忙地说道：“娘，不要生气，我不问了，娘不是说，只要我长到十六岁，就把家事完全告诉我么，我定然好好地听娘教训，到了时候，你老不要再骗我。”

石大娘把脸上的泪迹擦干，蔼然说道：“我知道你是一个最听说的

好孩子，好吧！我从此更要疼你，只要到了十六岁，我定然不会失信，把我们家中落到这般情形，一些不再隐瞒，完全告诉我的好儿子。”

说罢这个话，石大娘愁容尽敛，立刻从米缸中舀了两碗粗米，当时这种老米是一种极贱的食粮，老竹坡全村虽没有大富户，吃饭的食物最差的，也只有他母子二人。石大娘用竹筛子盛着老米，招呼着容儿：“赶紧到村外砍些柴回来，我们母子好烧饭。”

容儿赶紧答应着，出去砍柴。石大娘到水旁去淘米，自己蹲在水边上竹筛子还没入水中，这水边因为一片石坡，清流见底。自己一低头，水中照见自己的面庞，看到鬓发已苍，形容憔悴，未老之年，已经变成这样，只恐怕这种愁苦煎熬的岁月，未必能容长长地留恋下去了。可叹容儿那么聪明的孩子，我竟不能把他抚养大了，学成本领，报父仇，寻骸骨，恐怕不能指望了。自己想到这些事，一边淘着米，那眼泪一滴滴地全落在竹筛内。

这时更有两处街邻的少妇和老婆婆，也全到水边淘米，石大娘赶紧把眼泪擦干，恐怕人笑话。可是邻家看见石大娘在这儿，全赶着打招呼。因为这石大娘虽在这老竹坡村中极贫寒，但是她抚孤教子，非常令人敬重。更兼品行端正，言语不苟，对待人温和知礼，令人对于她全是既爱且敬。更怜到她的遭遇，可怜她虽然这么穷，品格极高。除了自己仗着十个手指头做些活计，更织些土布，来维持她母子的生活，轻易是不肯受人家的恩惠。对于最近的邻居，也从无乞求借贷。所以遇到她时，反倒赶着她打招呼。

那位老婆婆拿着米筛子来到石大娘身旁招呼道：“大娘，你也做晚饭了，你们容儿呢？”

石大娘道：“吴七婶，容儿到村外去捡柴。吴七婶，你近来精神这么好，真是难得。这才是修行来的呢！”

这位老婆婆一边淘着米，一边说道：“我看到大娘你，我倒不敢不知足，大娘你太苦了。”

这时那容儿已经拎着一捆干树枝走进村来，这个老婆婆还要说话，石大娘恐怕被容儿听见，含着笑意站起来，把手上的水甩了甩，把筛子端起，含着笑向这老婆婆说道：“七婶，我们容儿回来了，你老有工夫

到我家中去坐，咱们明天见了。”转身赶紧走开。

这位老婆婆望着她的背影，不住地连连叹息着道：“可怜她命运怎的这样恶，世上的人还有她这么遭遇的惨么？”这位老婆婆连连地叹息着。

石大娘已经迎着了儿子容儿，一手端着竹筛，一手领着容儿。这孤儿寡母回到家中，她们这样凄凉孤苦过活着。

转眼间又过了三年的光景，容儿每天早晚到郊外捡柴，还到学房中去念书。这学房里是这老竹坡全村有孩子的人家请来的这么位老师，因为容儿没有父亲，守寡的石大娘指着十指度日，所以不要她家出钱。容儿上学是全村的义举，全愿意供给他多念几年书。顶到十六七岁，也好叫他去做一点事。就因为他家中没有田产，不能再作那自耕自食的妄想。

这天容儿下学回来得很早，可是满脸泪痕，进得屋来，还是一个劲地哭。石大娘正在厢房木机上织土布，听见容儿的哭声，自己正织到一半时，不愿意耽误工夫，遂招呼容儿：“怎么下学回来竟不到我面前来？快快过来。”

容儿从上房来到厢房中。石大娘把机子停住，问容儿道：“敢是被老师责打了？你已经这么大了，反倒不如从前，不好生听老师的教训，你叫娘指望什么呢？”

容儿忙答道：“娘，我焉能那么不争气，年岁越大，反倒不学好，我要那样也太不孝了。我今天在学房里，因为老师有事，得出去半日的时光，老师因为我平日规矩，叫我管束着同学，不许打闹，老师回来，还要给我们讲书。只是老师才出书房不久，他们竟造起反来，任意地胡闹，互相打骂，我任凭怎样劝，怎样管，他们只是不听。后街刘家那个孩子，他竟自把一个小学生的嘴唇打破。我责问他为什么这么欺负小师弟，他竟自骂起我来，骂的言语叫我无法忍受，说我穷得连一文钱都没有，只配在学房中当书童服侍他们，不配当大学长，来管别人。并且我是个没爹的孩子，这老竹坡就算是可怜我们母子，叫我们住下来，只要我再这么装模作样，跟他们瞪眼，他们定要把我们母子赶出老竹坡。儿实在无法忍耐，和他们打了起来，他自己撞在凳子上，把牙垫破，跑回